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牛　　虻

〔英〕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原著
傅水英　译写
李迎春　绘图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导　读

英国杰出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生于爱尔兰科克市一个学者家庭。大学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毕业后参加过俄国革命，[illegible]年与波兰革命者米哈依尔·伏尼契结婚，由此认识了很多革命者，这些革命者的光辉事业激励她去创作一部真实反映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这就是[illegible]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这部小说使她一举成名。

小说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青年意大利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奋斗牺牲的英雄事迹。

小说主人公亚瑟是富商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他热情参加青年意大利党。但年轻幼稚的他在一次忏悔中无意说出了青年意大利党人的秘密，卡尔狄神父出卖了他，亚瑟不幸被捕。出狱后又遭到了兄嫂责难，并得知他是蒙

太尼里神父的私生子,加上女友琼玛的误解,一系列的打击使亚瑟几乎自杀,但他愤然离家出走,并与教会彻底决裂。十三年后,饱受人间非难的亚瑟回来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刚强无畏、善于与敌人作斗争的牛虻形象。但是,在一次战斗中,他为掩护战友退却被捕入狱,琼玛和意大利党人设法营救但失败。牛虻被判死刑,而签字同意他死刑的人正是他的生身父亲蒙太尼里大主教。

牛虻牺牲了,但他和保尔·柯察金一样成为世界人民引以为模的英雄,他的爱国精神和宁死不屈的坚贞品质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少年朋友们。

继《牛虻》后,伏尼契还写了《杰克·雷蒙德》(已佚)、《奥丽维亚·塔拉姆》(已佚)、《断绝了的友谊》(已佚)、《脱下自己的鞋子》(已佚)等长篇小说。晚年,她移居美国,于[illegible]年去世,终年九十六岁。

目录

一　不寻常的关系 …… 1
二　奇怪的新院长 …… 23
三　是谁出卖了他 …… 32
四　假装投河自尽 …… 48
五　他们需要一位讽刺家 …… 61
六　牛虻终于出现了 …… 72
七　变化多端的牛虻 …… 87

八　牛虻在病中 …… 120
九　绮达伤心地离去了 …… 152
十　第二次被捕 …… 176
十一　出逃计划失败 …… 209
十二　要上帝还是要儿子 …… 217
十三　含笑走上刑场 …… 240
十四　真相大白 …… 24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一　不寻常的关系

六月，一个燥热的傍晚，这是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窗户全都敞开着，只是为了阴凉，高垂而下的百叶窗虚掩着，阻隔了户外六月天的骄阳流火。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开始。

主人公年轻的亚瑟正坐在那里，翻找一摞布道和手稿。这时，院长蒙太尼里神父停下笔，慈爱地注视着埋在手稿里满头黑发的脑袋。

“找不到就算了吧，孩子。不要紧，我会把那一节重新写一遍，白耽误你时间了。”

蒙太尼里声音很低，却具有一种天生演说家所具备的抑扬顿挫的语调，极富磁性。当他和亚瑟交谈时，他的声音里充满深情。

“能找到的，我记得在这儿，如果再重写，肯定没法跟原来一样了。”亚瑟坚持要把手稿找到。

蒙太尼里继续写起来，已经是傍晚，空气里有一种静静的轰响。

“找到了，神父，你要的《论治麻疯病》在这儿。”亚瑟轻灵地走向神父，他们家人总受不了他这份轻矫。他长得很瘦弱，不像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英国青年，倒更像中世纪画中的意大利少年——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娇小的手脚，俊秀而纤致。

其实，他就是英国开轮船公司一个富商的小儿子，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哥叫詹姆斯，二哥叫汤麦斯。父亲老勃尔顿死后，两个哥哥接管了轮船公司，使生意越做越大，远近闻名。大哥娶了一个很泼辣的老婆，她就是对亚瑟母子很苛刻的裘丽亚。家庭关系更微妙复杂了，两个兄长还是尽量保护小继母，使她少受裘丽亚的气。母亲去世后，两个哥哥除了给亚瑟足够的零花钱，其他就听凭他行动自由。感情上，他们并不喜欢亚瑟，这一点他们也做了承认。现在两个哥哥住在莱享，亚瑟在意大利比萨城一所大学攻读哲学。蒙太尼里是他的忏悔神父，对亚瑟来说，同时又是他的百科全书，因为神父能帮他解决功课上一切疑难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亚瑟

都愿意找神父，今天他也是向神父请教问题而来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蒙太尼里放下手稿和亚瑟走出房间，来到神学院一座沉寂、凄凉的花园。这所园子两百年前被装饰得很整齐，后来培树整花的白袍修士一代代去世，园中的树木花草却不断生长着，现在已成了野草丛生，所有的花木都蓬勃得有些了无人迹的苍凉。

园子角落长着一棵高大的木兰树，树旁放有一条粗糙的木凳，神父就在长凳上坐下来，亚瑟在一旁听他讲完功课后说：

“我想我该回去了。”

“你要有空就多呆会儿，陪陪我，我也不想再干其他事。”

亚瑟答应了，他背靠着树身，仰望着夜空中微微发闪的星星，他浓黑睫毛下的蓝眼睛梦般的神秘。这双眼睛太像他英格兰母亲的眼睛了，蒙太尼里似乎害怕接触它们，转过脸避开了。

“你好像累了，孩子？”

“没办法。”亚瑟懒洋洋地说。

“看护你妈妈总熬夜，把你累坏了。你应该在进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前，在莱享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神父关切地说。

但对亚瑟来说，自从母亲死后，裘丽亚那张嘴巴变得更加毒辣，所以他不愿在那悲惨的屋子里呆下去，亚瑟的神情显得很忧郁。

“你当时应该去那位英国朋友家休息一个月。”神父说。

“不，华伦医生一家都是好人，但他们不会理解我，他们会可怜我、安慰我，谈起我母亲。当然琼玛不会，我们从小一起玩，她知道有些话不必说，可别人会。而且我受不了那里的地方，那里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母亲的影子，那样会使我更加伤心的。”亚瑟神经质地撕着花。突然他停下来，抬头惊异地发现了神父长久的沉默，昏暗中他仍可看见神父那死人般苍白的脸色，神父头是低着的，右手却紧紧地握着凳子的边缘。亚瑟不禁在心里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赶忙转过脸去，仿佛误闯了禁区。他觉得自己在神父面前是那么渺小而自私，即使这是神父的不幸，他的伤痛也该不过如此了。

终于，神父抬起头来，用最疼爱的语调说：“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回到那些使你伤心的地方。可是你得答

应我一放暑假就好好休息，别把身体弄垮了。我看你不如去别的地方度假。”

“放假您去哪儿？神父。”

“带学生上山。不过八月中旬副院长会来接替我，到时我想去登阿尔卑斯山。希望你也能和我去那儿，换换环境，你也喜欢去看看那里的植物吧。但只有我们两个也许会枯燥些。”

“神父！”亚瑟兴奋地拍起手来，裘丽亚把这动作叫做“外国派头”，“我一定跟你去那儿。可是……我不知道……”他低下了头。

神父问：“你哥哥不同意你去，是吗？”

亚瑟说：“哥哥肯定不高兴我去，但他没法干涉我，我已经十八岁了，可以自己作主做事。况且他一向就不喜欢我和母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想你还是别把关系闹僵好，否则对你不利。”

“哼，”亚瑟微微有些激动，“我怎么做他们都有话说的。你是我的……忏悔神父，我跟你去，詹姆斯总不会不答应的。”

“可你别忘了他是个新教徒。你还是写信回去问一问

的好。别急躁，孩子，无论别人恨你、爱你，都该先检点自己。”蒙太尼里对亚瑟连责备都是温和的，使亚瑟平静下来。“我知道。”亚瑟叹了口气，“真难啊……”

突然神父又问到：

“星期二晚上，阿莱索教区的主教在我那儿，我本希望你跟他见见面，可惜你没来。”

“我参加一个会去了。”亚瑟说。

“什么会？”

亚瑟显出很为难的样子，他胆怯而口吃地说：

“那……那不是什么正规会议。有学生来作讲话……”

神父开始不安起来：“他讲了什么？”

亚瑟犹豫不决地说：“神父，你不会追问他的名字吧？我答应过保密的。”

神父说：“既然如此，我不会追问你什么的，但我想你总可以信任我。”

“神父！”亚瑟急切地说，“你知道的，我一直信任你。他讲到……我们对自己对人民有责任……还讲了应该如何去帮助……”

“帮助谁？”

“人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亚瑟从树上摘下一些花来撕着，眼看着地下。蒙太尼里郑重地转过身来：“这些事你想了多久了？”

“去年……冬天吧。”

“你母亲去世前？她知道吗？”

“不知道。那时我对这些事没太上心。”

“那现在……上心了？”

“差不多吧，”亚瑟低着头又摘了一些花。“事情是这样的，神父。去年秋天我准备考试时，认识了许多大学生，他们跟我谈意大利，还借书给我。当时母亲病了，我得照顾她，所以我没有留意那些话和书。直到冬天母亲病重，我整夜陪在她身边，从晚上直到天亮，白天琼玛来接替我。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就想起了那些书和大学生说的话，我不能确定他们的话对不对，而……圣明的主对于这一切会怎么说呢？”

“你……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的声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常常问的，神父，而且常向主祷告，求他告诉我应怎样做，但没有任何答复，而你和母亲都帮不了我，只有上帝才能救我，这关系到我的灵魂，我的一生。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一直守着她。”亚瑟说不下去了，蒙太尼里偏过头从木兰树枝错叶隙间仰望着苍穹，这时的他在浓重的暮色里虚弱得像个影子。

“我差不多快崩溃了，”停了一会儿亚瑟又说，“安葬她后，我病了，当天半夜，我进了母亲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壁龛里那只大十字架还在，我就一直跪在上帝前向主请求帮助，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说不清上帝告诉了我什么，可上帝确实告诉我了，我不能违拗上帝。”

听到这，一直沉默的神父开口了：

“孩子，我不敢说上帝没给你答复，可我希望那只是你由于悲痛或生病所产生的幻想，如果真是这样，你又该怎么做呢？”

亚瑟缓缓地站起来，庄重地说：

“以我的生命来帮助意大利，把敌人赶走，解放意大

利，使它成为一个只有上帝的自由共和国。”

“可你连意大利国籍都没有。”

“这并不重要，我决定了的就不会改变。”

当然，神父是不赞成亚瑟这个选择的，他不愿意亚瑟离开他，他要想办法让亚瑟回心转意，但亚瑟的坚决使他不得不暂时让步，只好说：

“孩子，过来坐下吧。”亚瑟坐下来，神父握住了他的双手。“这事以后咱们再谈。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为这事死了，我会心碎的。”

“神父……”

神父摆摆手，继续说：

“这个世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你不懂得……孩子，你对于我，就像是我的亲生孩子一样，我宁愿死，也不能让你走错一步路，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望你珍惜自己，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为我吧。”

亚瑟跪下了：

“我一定，神父，让我们一起为意大利祷告吧。”

蒙太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吻过那只手，穿过露水莹莹的草地轻捷地走了。剩下

蒙太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目光散漫地直望着前面的黑暗。

亚瑟给哥哥詹姆斯·勃尔顿写了信，虽然詹姆斯一点也不乐意弟弟跟蒙太尼里去阿尔卑斯山，但他们勃尔顿家族早在一百年前就以开明的容忍精神自豪。既然他们能容忍当年父亲娶他们的家庭教师——一位漂亮的女天主教徒，就是后来亚瑟的母亲，那么他们今天也应该接受亚瑟的假期计划。

不久，亚瑟从哥哥那里收到了一张足够开销的支票和几句冷话，亚瑟买了一堆植物书和标本夹子后，做了一些准备就和神父出发去阿尔卑斯山了。

一路上，蒙太尼里的精神相当轻松，看来心情不错，亚瑟好久没见他这样了。当然，蒙太尼里也没有忘记劝说亚瑟，他觉得自己上次太紧张了，亚瑟还很年轻，劝解和理喻总还能把他挽救回来。此行的目的，一是让亚瑟散散心，二是让亚瑟放弃为意大利解放而奋斗的事业，这才是主要的。他用欣慰的目光看着亚瑟："怎么，孩子，你不喜欢日内瓦？"

“湖和山都很美，可这个市镇那么呆板整齐，有点像自满十足的新教徒派头，总让我想起了裘丽亚。”

“可怜的孩子。”蒙太尼里笑了，“那今天咱们去划趟船，明天就上山，好不好？”

“可您计划是要在这儿呆几天的呀。”

“带你出来就是为了让你高兴，我无所谓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向夏莫尼进发。当车经过田野时，亚瑟高兴起来，当进入盘曲山道，一些锯齿形的大山岗把他们围拢后，亚瑟变得严肃而沉默了。从圣马丁镇起，他们步行上山，一路上景物变化多端，亚瑟的情绪随景而变，瀑布让他狂欢，而积雪的山顶又让他堕入了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他这些变化是蒙太尼里从未见过的，神父不禁为他担心。

黄昏时分，他们从山顶上返回到住宿的牧人小屋里，晚饭时，亚瑟摆脱了刚才那种黯淡的心情。

“神父，快看那狗，它竟会用后腿跳舞。”坐在餐桌边的亚瑟像个没有心事的大男孩。

第二天一大清早，蒙太尼里醒来时，主人说亚瑟天不亮就上山帮着放羊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